

THIS TOWN

真实世界的 纸牌屋

华盛顿政治圈背后的
隐秘力量与规则

Two Parties and a Funeral—
plus, plenty of valet parking!—
in America's Gilded Capital

Mark Leibovich

[美] 马克·列伊博维奇◎著

李亚丽 王涛◎译

现实比小说更残酷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

畅销书榜第一名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华盛顿政治圈背后的
隐秘力量与规则

[美] 马克·列伊博维奇 (Mark Leibovich) ◎著
李亚丽 王涛◎译

THIS TOWN

Two Parties and a Funeral—
plus, plenty of valet parking!—
in America's Gilded Capital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实世界的纸牌屋 / (美) 列伊博维奇著 ; 李亚丽, 王涛译.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5.7

书名原文 : This Town

ISBN 978-7-5086-5086-9

I. ①真… II. ①列… ②李… ③王… III. ①政治—研究—美国—文集 IV. 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9289 号



Copyright © 2013 by Mark Leibovich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Knopf Press,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LLC, a Penguin Random House Compan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真实世界的纸牌屋

著 者 : [美] 马克·列伊博维奇

译 者 : 李亚丽 王 涛

策划推广 : 中信出版社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5 字 数 : 313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4-0417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5086-9 / D · 300

定 价 :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在这里，华盛顿沉浸在它的灿烂与肮脏的荣誉中……(列伊博维奇)似乎带着可以让你用X射线看到内部的特殊眼睛，让你看看里边到底正在进行什么。列伊博维奇由于在政治散文上太有名气了，以至于他无法在这座城里生活。作者在冷嘲热讽中浓缩了太多的重要见解……

除了报道才能之外，列伊博维奇还是一个拥有优秀创作才能的作家。他的作品有时让人爆笑，有时让人放声大哭。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作家，他的报道甚至让人想要服用镇静剂……《真实世界的纸牌屋》这部作品极为有趣，并能引人深度思考。

列伊博维奇是一个政治剖析专家，《真实世界的纸牌屋》和《游戏改变》一样揭示了内幕。

马克·列伊博维奇在他的新书《真实世界的纸牌屋》中，因反对华盛顿的制度而犯叛国罪……这是非常有趣的……列伊博维奇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和充满活力的作家。

《真实世界的纸牌屋》作为一幅极其有趣的宏大画面，描绘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资本是如何使人腐化的，即使最清廉的人也会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流言。一个世纪后，列伊博维奇的书《真实世界的纸牌屋》将会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美国政治腐化的重要背景信息。

列伊博维奇用一本书展示了自己所从事的这一职业，如果不诚实会是多么可怕。

敏锐、优美、有趣地描写了华盛顿的肮脏内幕和为利益相互利用的文化。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书评》

《华盛顿邮报》

《纽约观察家》

美国《国家期刊》

《Slate》(美国第四大媒体)

彭博资讯

机智、风趣……《真实世界的纸牌屋》使读者明白了华盛顿的记者是怎么工作的……这本书描述了那些令人讨厌的人如何获得权力的文化，是他们所犯的错的原始资料——这很重要，但也可能很困难；这是一本有趣的书，但它也可能使你感到愤怒和沮丧。

对于对大量八卦上瘾的华盛顿市民来说，《真实世界的纸牌屋》充满了耀眼的闪光点，是一本极其丰富的文学作品。

带有令人沉迷的趣味和微妙的颠覆性……关于金钱和伪君子……就像塞壬的歌声，让人难以抗拒。

对美国首都华盛顿来说，作者像现代版的巴尔扎克一样，敏锐而有趣地影响着权力参与者。

这是一本有趣的书，如果你感到不安，那就读它。

这本书为了解华盛顿躁动而又滑稽的虚荣心和野心提供了一个切口。

在保守派中，“鸡尾酒会现场”是一个普通的比喻。当共和党的改革者去华盛顿并参加这样的酒会时，会被利诱并出卖他们的信仰。《真实世界的纸牌屋》提供了足够的证据，不仅证明这些担心是有根据的，而且事实比我们所想象的要更糟……列伊博维奇用一种生动幽默的写作方式使他乏味的主题变得欢快……他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故事的人。《真实世界的纸牌屋》的最后四分之一，畅谈了他在2012年大选中遇到的一些主要竞选者，不可否认，这部分十分好看。如果你想要理解为什么你要怀着对精英化的华盛顿的强烈仇恨颤抖着醒来，这本书将值得你花费时间。

Salon.com

(互联网新闻与评论先驱网站之一)

美国《新闻周刊》

《美国展望》

《金融时报》

《丹佛邮报》

《纽约客》

《美国观察者》

This — —

—— Town

序

2008年6月

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员蒂姆·拉瑟特死了，但房间里却气氛热络。

很明显，不应该在追思会上表现过头，这很容易让人识破，然而华盛顿大佬的葬礼的确是拉关系的大好时机。来宾肃穆的面容掩不住内心的激动：大约有2 000多名位高权重的幸运来宾在肯尼迪中心的红地毯上逡巡。

追思仪式开始前，人们蜂拥至左边的通道，直奔罗伯特·吉布斯。吉布斯是巴拉克·奥巴马的竞选发言人，虽属平庸之辈，却因选对了老板而前途无量，毕竟奥巴马即将成为民主党的首位非裔总统候选人。如果奥巴马当选，吉布斯应该会成为白宫新闻秘书。吉布斯的父母都是亚拉巴马州的图书管理员，该州白人选民中大约只有10%会在11月份的大选中支持奥巴马，他们是其中的两位。在家乡，人们管吉布斯叫“博比”。他小时候不喜欢阅读，长大后却成了一个侃侃而谈之人，现在更是炙手可热。

无论在机场还是街头，总有人主动向吉布斯索要签名。在人际交往中，这些人总是

透过一面“此人对我有何用处”的棱镜审视他人。吉布斯的用处有可能很大。人们在人群中搜寻他，祝贺他的成功，也祝贺他老板的成功。在这种同类聚会的场合，比如今天这个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与新闻界对话》（*Meet the Press*）节目的已故主持人举行的盛大追思会上，人们尤其会注意到吉布斯。

吉布斯旁边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目标是戴维·阿克塞尔罗德。他是民主党的媒体顾问，颇好干涉他人事务，他为奥巴马赢得民主党2008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立下了汗马功劳。阿克塞尔罗德，昵称“阿克塞”，是一位忠实的“罗伯特·肯尼迪派”民主党人，他对奥巴马的崇敬连吉布斯也难以企及。（吉布斯曾说，阿克塞尔罗德是“手持玫瑰花瓣走在奥巴马前面的那个人”。）看到大家都涌向吉布斯和阿克塞尔罗德，政治新闻网（*Politico.com*）的一位专栏作家对我说，他们二人是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们自然是当之无愧的新星，部分原因是，这二人一方面为民主党设计宣传战略，游说他人，另一方面却又声称自己对华盛顿这帮一流智囊人物的游说无动于衷。

乔·斯卡伯勒和米卡·布热津斯基也备受追捧，他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自己的座位。此二人主持的节目《早安，乔》（*Morning Joe*）很受欢迎，该节目已成为一流智囊人物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家对这二人赞不绝口。人们不断往二人手里塞名片，希望他们能邀请自己或自己的客户上节目，或者能在节目中提及自己客户的书，哪怕一次也好。米卡日后会这样感叹葬礼上的忙碌：“即便是在华盛顿这种道德水准低的地方，在追思会上这么做也真是太过分了。”但大家都能理解这种场合的重要性，机会来了就应该牢牢抓住。

克林顿夫妇昂首走上左边的通道。大家的头都偏向那边，群体效应发出的信号再清晰不过了：室内顿时笼罩着特有的华盛顿式的激动，是那种看到超级大人物出现的激动。比尔和希拉里来了，但大家都不太愿意接近他们。他们刚经历了磨难，希拉里在民主党党内竞争中败下阵来，比尔发表了一些关于奥巴马的言论，不仅不符合前总统的身份，甚至还充满种族歧视意味。此时此刻夫妇二人与华盛顿、媒体或民主党的关系都不太好，甚至二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太好。

道格·班德是克林顿离开白宫后的首席助理，其黑莓手机里保存了一份黑名单，所有在竞选期间批评克林顿夫妇的人都榜上有名，对克林顿阵营而言，这些人“已经死了”。好多他们眼里“已经死了”的人此刻就在肯尼迪中心。克林顿阵营里流传着关于其政敌都要遭报应的笑谈。泰德·肯尼迪1月份对奥巴马的支持非常关键，但现在他被

诊断出脑瘤，有生命危险。（肯尼迪支持奥巴马后，他的同事林赛·格雷厄姆曾问肯尼迪自己是否可以继承其参议院办公室，肯尼迪问为什么，格雷厄姆打趣道，“因为克林顿夫妇会要你的命”。几个月后，肯尼迪被查出罹患脑瘤。）约翰·爱德华兹也支持奥巴马，现在他因对垂死的妻子不忠而惹上官司，丑闻正闹得满城风雨。在艾奥瓦州的民主党党内预选中，希拉里排名第三，真是奇耻大辱，这个春季该州就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大洪水的蹂躏。

希拉里的寡欲刚毅无人能及，她此刻满脸堆笑，笑容好似黏在脸上的干硬口香糖，她正发出“离我远点儿”的信号。殷勤的全国广播公司（微软全国广播公司）《倒计时》（Countdown）节目制片人全然不顾该信号，径直奔向希拉里，自报家门，恳请希拉里上当晚的节目。

“很高兴见到你。”希拉里对这位殷勤的制片人说，笑容依然挂在脸上，人却走开了。希拉里还赶着参加追思仪式呢！虽然克林顿夫妇都很鄙视这位逝者，不过他们相信（确实是有道理的）逝者也同样鄙视他们夫妇二人。

克林顿夫妇对死亡和疾病还是很宽容的。他们不仅到场了，还履行了应尽之责。他们写了得体的悼词，并用亲切真诚的克林顿招牌方式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他们带着同情的目光来送死者最后一程，正如一派黑手党家族也会参加敌对的另一派黑手党教父的葬礼一样。华盛顿的追思会能让不同派系的人聚到一起：克林顿夫妇距离金里奇夫妇只有几步之遥，刚与戴维·舒斯特擦肩而过。舒斯特是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主持人。就在不久前，他刚被罚停上节目，因为他把希拉里让女儿切尔西助选比作妓女拉皮条。切尔西曾向超级代表一一致电寻求支持其母希拉里参选。（舒斯特从此销声匿迹。还是那句话：不要招惹克林顿夫妇！）似乎没有专门为克林顿夫妇预留的专座，他们在后面几排找了两个座位，旁边是前任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和现任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

许多人还在排队等候吉布斯和阿克塞尔罗德的接见。这时旁边走进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名记者安德烈娅·米切尔及丈夫——保守货币政策的鼓吹者、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作为最受追捧的记者之一，安德烈娅热爱自己的工作 and 朋友，但最热爱的还是她丈夫。格林斯潘是华盛顿一流智库的重量级人物，尽管许多人都把目前的经济危机归咎于其自由主义政策，但他仍尽职地挽着安德烈娅的手臂出席华盛顿的各类社交活动。如果把华盛顿比作一幅漫画，每一幅画面的背景中都会有格林斯潘的身影。

距离格林斯潘夫妇几排之外坐着芭芭拉·沃尔特斯，她是美国著名的电视访谈节目

主持人，也是格林斯潘的前女友。格林斯潘刚开始和安德烈娅约会，还是在老布什执政期间，两人一起到英国驻美国大使馆，出席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的欢迎晚宴。老布什总统在向女王介绍安德烈娅时说：“女王陛下，这是美国最优秀的记者之一。”然后他掉头对安德烈娅说：“你好，芭芭拉。”对于自己的张冠李戴，第二天，老布什亲自给安德烈娅写了一封道歉信。

在追思仪式上，芭芭拉坐在肯·杜伯斯坦旁边。杜伯斯坦在华盛顿也算个人物，他曾在里根第二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一职。杜伯斯坦和安德烈娅·米切尔是老朋友了，他们二人都是犹太人，并都自诩来自当地望族。他们曾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赎罪日——犹太教历中最神圣的一夜。那晚，他们在弗吉尼亚州的麦克莱恩参加沙特阿拉伯驻美国大使班达尔·本·苏丹王子和海法王妃在其官邸举行的宴会，该大使官邸是华盛顿最著名的社交胜地。同时在场的还有切尼夫妇。那是一个非常诱人的社交机会。尽管作为犹太人安德烈娅和肯都深受负罪感的煎熬，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拒绝这最神圣的社交义务。安德烈娅日后在其著作《回应》(*Talking Back*) 中写道：“最后，我俩相信我们的主和父母都会理解我们的选择。”

杜伯斯坦目前是一名说客，已在华盛顿混迹多年，他的名片夹里塞满了联系人，这些人都是会给他付费的顾客。他是一位典型的“昔日政客”，卸下公职后轻轻松松便有7位数的收入进账。他的新身份是智囊、权威、政要，或者更直接一点儿说，是雇佣枪手（真正的政要是绝不会成为雇佣枪手的）。“昔日政客”赖在华盛顿，就像融化的奶酪牢牢黏在镀金的烤面包机上一样。

提到杜伯斯坦，人们常常会说：“不清楚他具体是干什么的。”大家如此评价一个人时，此人在华盛顿就算是功成名就了。这些人通常都很神秘，给人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比如替中央情报局工作，或者由科威特政府或其他人支付高薪，让他们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些人通常不愿谈及自己的工作，并希望人们尊重他们的谨慎。神秘莫测在此是有利可图的。

杜伯斯坦常常出席在华盛顿邮报集团副总裁本·布拉德利和萨莉·奎因夫妇家里举办的活动，他还经常与好友科林·鲍威尔“煲电话粥”，更经常与其他人分享“刚才科林才跟我说”的事。和所有的“昔日政客”一样，杜伯斯坦是许多委员会的成员，很享受在媒体上看见自己的名字或照片。如果有人报道他为“过去里根政府时代的官员”，而不是准确地指出他是里根的“前办公厅主任”，他就会非常生气，感觉没有如实介绍

自己，因而会抱怨这个人。实情是杜伯斯坦担任里根白宫办公厅主任只有 6 个半月，但他靠此头衔谋生却有 24 年之久（并且还将继续）。

据约翰·麦凯恩的几位竞选助理透露，当麦凯恩拿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杜伯斯坦主动请缨，希望加入其过渡机构。那是一份非常适合杜伯斯坦之流的工作，杜伯斯坦具备即将进入共和党竞选班子的人员应具备的直觉素养。杜伯斯坦自己否认曾主动谋职，麦凯恩团队也并不需要他。最后，杜伯斯坦紧随鲍威尔，倒戈支持奥巴马。

杜伯斯坦不断与人握手、挥手，往往是才与人交谈到一半，其目光就越过对方的头顶，搜寻还有哪些人在附近。他满面堆笑，适当的时候也会收敛笑容，露出一副无比沉痛的表情，为失去蒂姆·拉瑟特而难过。

仪式是 6 月 18 日早上开始的，先是在乔治敦的一所教堂里举行葬礼，然后在肯尼迪中心举行公众追思会。仪式温馨、肃穆，名流荟萃，拉瑟特应该可以瞑目了。更重要的是，仪式向每一位到场的嘉宾证明，在权势等级中他们都占有一席之地。

“政界和媒体的重量级人物齐聚一堂”，专栏作家安妮·施罗德·马林斯后来在政治新闻网上写道，该网站是华盛顿政界与媒体保持联系的重要纽带。本地人都用“这座城”来指代华盛顿政界，言谈间让人不解地带着几分装腔作势的厌恶感和嘲讽揶揄的距离感——事实上，却是通过此类言辞的暗示，达到心照不宣的效果。施罗德·马林斯总结道：“如果你也在场，你就算得上重量级人物了。”当你读到这里时，不可能不在这个微妙险恶的时刻，感到如释重负的踏实。

今天上演的一幕，验证了死者的地位：拉瑟特不愧是美国历史上播出时间最长的电视节目的王牌主持人，在美国首都这座最有权势、最繁荣也最令人失望的城市中，他可谓是未经选举的最有权势的人物。这座城中非常活跃的一分子今天安息了，下葬在石泉公墓，与他同葬的是一个时代。下葬前夜，小布什总统和第一夫人劳拉造访圣·奥尔本斯教堂，看望守灵的家属，前后总共停留了 45 分钟。

追思会也验证了“俱乐部”的影响力。俱乐部成员是政界与媒体的重量级人物，也包含为这些人服务的人员。这些人不需要经过选举，没有任期限制，也绝不会主动弃政归田。该俱乐部在华盛顿的影响力不亚于国会，其成员甚至比连任 10 届的国会议员的影响力还大。这些人是这座城的教父，他们不是什么坏人，背景和目的各异。在首都待久了，他们内心也许会蒙尘，动机也许不再单纯，但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人很复杂，

哪里的人都一样，有时内心会起冲突（冲突严重时，还需要看心理医生，但这里的人绝口不提此事，以防吓着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审查者）。没有什么比成为俱乐部的一员更重要了，其资格具有决定性意义，意味着成为体制内的一分子，而该体制最看重的是永远保住这份地位的能力。

能够参加类似这次在肯尼迪中心举行的聚会，俱乐部成员难免会产生幻想，以为全美重要人物每天交谈的对象总是这不变的 12 个人。这颇能唤起政治同行之间的感情，这份感情可能随时光流逝而有所改变，但这帮人永远不会逝去，也永远不会变老。他们只会更加肥大头耳，更加腰缠万贯，更爱涂脂抹粉。不管是货真价实的，还是冒牌自诩的，一直都活跃着这样一些体制内的人，他们是具体的个体，也是整个体制。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现在这个群体更加庞大了：人数更多、更光鲜、更加网络化，工作起来更带劲儿了。

许多美国人都鄙视华盛顿，但这座城仍然引发了淘金热。近年，这座城已成为轻易致富、迅速成名、达成谅解、通过议案的大熔炉。新闻的最高使命不再是客观报道，而是发布所谓的权威消息。随之而来的是疯狂的“自我包装”，这个词已经完全侵蚀了这座城：人们都一门心思琢磨着如何在市场上包装自己，就像“奇多”牌膨化食品一样（拉瑟特的品牌价值相当于可口可乐）。在这种自我神化的场合，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包装的机会，比如每年 4 月份，白宫记者协会都会举行一场晚宴，目前在正式晚宴开始前已经衍生出了几十场派对——很明显，仅仅一场晚宴远不能表彰这些人的成就，毕竟是在操控着整个国家。

这些体制内的人有许多绰号：华盛顿永久居民、政治阶层、神侃阶层、通常的嫌疑人、环城公路内的精英、回音室、回音系统、500 人帮、600 人帮、移动乱象、俱乐部、这座城。

这座城。

在这个年代，这就是这座城的故事。权威专家说：“带来变革的竞选”不断撼动当地秩序。这样的竞选 2006 年有一场，2008 年、2010 年可能各有一场，以后几十年内应该还会有更多。国家领导人提起“华盛顿”，就好像这是一个庸俗的抽象概念，没有任何新意：美国政治中，像这样条件反射式的反华盛顿的态度已延续几百年了，官员未当选前揶揄首都只是个“大泥沼”，而一旦当选则舒舒服服地沉溺其中，好像这是一个具有慰藉作用的按摩浴缸。

这座城里总有一些富人，通常是传统有钱人的类型：银行家、铁路大亨、在政府中（或是以大使身份在驻外使馆）任职的外地贵族。只要不迁都，联邦政府所在地总是能保证经济上的基本稳定。但近些年，华盛顿全然不受国家经济不景气的大气候的影响，一举成为全国最富有的城市。致富已成为两党的伟大共识，有句俗话说得好：“华盛顿不再有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而只有百万富翁。”你依然能听见人们提起“公共服务”，但通常是带着嘲讽的口吻，且深知目前“自我服务”才是体制内人士的真正游戏。

自90年代末期起，这座城重大新闻不断，其影响远远超过白宫西翼发布的新闻：莱温斯基丑闻、2000年佛罗里达州选票重计丑闻、“9·11”事件及随之而来的几场战争。21世纪的核心故事是，政治和华盛顿已融为一场游戏。小布什的华盛顿被视为国家安全和世界民主的指路明灯，然而那是需要花钱的，投入这座城的钱不少，也富了像国家医疗保险之类的社会保障项目。突然之间，把纳税人补贴的政府服务“货币化”变得再容易不过了。2008年的总统大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也正值国家财政困难时期，这座城负有拯救国家经济的使命。两届政府下的华盛顿似乎都被政治彻底地分裂了，论战的规模和音量足够大，大到能够引起每个人的高度关切——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媒体、企业、外国政府）愿意付钱，让你解释“华盛顿是如何运作的”，因为你是这座城的一分子，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奥巴马的崛起再次提出了那个更为迫切的问题：华盛顿真的会改变吗？放心吧，民主党候选人肯定不会和我们熟悉的这座城做朋友。从此白宫不再有说客，老一套政治行不通了，他不会听这帮嗜钱如命的权威之言，因为正是这帮权威在鼓吹这样的观念：希拉里是“势不可当”的，美国尚未准备好接纳一位黑人总统。

不管大家对首都多么失望，即便是最紧跟形势的消费者，也绝对料想不到，现代电影版的这座城究竟是什么模样。大家也许熟悉一些老生常谈的内容，比如：有些人在华盛顿待得太久了；这座城两党的区别不大，充斥着太多环城公路内的精英等。但他们不了解华盛顿的矛盾之处，《华盛顿邮报》的亨利·艾伦曾经写道：在这个地方，“真实与幻象是亲密的伙伴”。他们不了解，这座城不是太分裂，而是联系太紧密了。他们不了解，新媒体已在何种程度上使政治对话民主化，而这更加突显了华盛顿狭隘保守、缺乏远见、自怨自艾的特征。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仔细分析，为何华盛顿不能很好地为国家服务，却颇能为个人谋福祉——这座城的人都在忙，忙着撰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那么，我的故事又是什么呢？

人们常常会问，我是否也算俱乐部的一员。当我开始撰写此书时，就不断有人提出该问题。是的，我有内疚感。我在一家很有影响的媒体工作，负责报道美国国内政治新闻。我已在这座城待了16年，前9年在《华盛顿邮报》工作，后7年在《纽约时报》工作。我的职务、单位、名片都挺唬人，大家觉得我值得交往（我肯定值得交往，因为有时我也会上《早安，乔》电视节目）。我在华盛顿有许多朋友，其中不乏真正的朋友。

很自然，大家会问，内部人能否诚实地撰写俱乐部的故事？东欧犹太人有个谜题，问：“谁最先发现水？”“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鱼发现的。”而我就是鱼。我选择了在浊水中生活、工作、养家。当然，人在陆地上的生活也许相对容易一些。我不打算搬家，大家也曾问过我这个问题。原因何在？不是我要依靠游说或上电视赚钱，而是有现实原因：我和夫人已经在这里建立起了美好生活。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乐观主义：如果把华盛顿比作实验室里的一只小白鼠，通过它能管窥整个国家——这几平方英里，到处都是纪念碑，浓缩了所有高尚的和猥琐的特征——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一个更大世界的缩影。长期以来，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华盛顿扭曲了国家理念。但是，正如巴拉克·奥巴马2008年所证实的：希望能带来巨大的能量，即便不一定能持续（也正如奥巴马所证实的那样）。

在华盛顿生活容易让人变得愤世嫉俗，但也能每天给人带来惊喜。我把女儿送到幼儿园后，看见她和小伙伴们盯着窗外鸣笛而过的车队，那是副总统驶向白宫的车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和那些把鼻子贴在玻璃窗上的孩子一样。汤姆·布罗考就是这样描绘当初的蒂姆·拉瑟特的，那时拉瑟特刚从布法罗来到华盛顿，担任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年轻助理。拉瑟特很有代表性，有一大批像他这样的追梦人，他们是复兴这座城的新鲜血液，带来了新一波能量，他们小心谨慎，但怀有在这座城取得成功的强烈愿望。

对于那些想在全美范围内寻求自我价值、个人再造、出人头地的人而言，华盛顿是全美最受欢迎的两三个城市之一（另一个是纽约，再有一个可能是洛杉矶）。不管他们曾有过怎样的经历，或者说正是因为他们曾有过那样的经历，他们工作起来才非常投入。通常情况下，大家都在玩儿命地干。对我而言，这才是华盛顿故事里最精彩的一幕——无论现在还是过去——欲壑难填的人性需求，给我们带来无穷尽的烦恼。

我不敢说自己对这一切有免疫能力，也不敢抱着高人一等的态度。我是这种文化

的产物，从不敢奢望有时候该文化不会强化自己内心恶的一面：虚荣、机会主义、猥琐——这些都罗列在我的心理简历上，我正在与之抗争。但这里是我的家，有我的经历，我心甘情愿地在这里开始我的写作。

当然，这个位置非常优越。我的工作不仅让我在隔着玻璃观察外界时有个好位置，还让我有机会跑到玻璃外面去，近距离审视一切重要的和可笑的人与事。过去这些年，我报道过的政治人物有好几百位，我有机会长时间和他们相处。（谁知道他们为什么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呢？）他们经常显得滑稽可笑——就像讽刺他们或是讽刺这座城的漫画里描绘的那样——但他们也是人，通常都有重要使命在身。这里面很有娱乐价值，但那不是主要的。华盛顿不是好莱坞。（我也不赞同那个老掉牙的说法：政治是长相不好看的人上演的娱乐表演。）这里的赌注是动真格的，并且代价要高得多。

用俄克拉何马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伯恩的话说，今天的华盛顿已形成了一个“永恒的封建阶层”，一个庞大、自持的实体，能不断吸纳新人，使其对权力带来的利益上瘾，使大人物、小喽啰都具有同一种奇妙的心理。这座城能把思想复杂、才气纵横、受过伤害的个体变成内心被掏空的歌舞伎艺人，只为维持其脆弱的品牌而活着。我曾近距离地看到这一切，通常是在最关键的情形下，比如拉瑟特的追思会。好长一段时间以来，这座城的精英都没有举办过规模如此宏大的盛典了。

当苏格兰风笛奏响《奇异恩典》时，当总统也被告知某人的死讯时，你就知道有大人物去世了：小布什总统是在法国参加萨科齐总统的宴会时获悉拉瑟特的死讯的。葬礼有安检措施，因为许多大人物都到场了。不少男宾脸上化着伊丽莎白女王脸上那样的浓妆，他们是直接从电视演播厅赶过来的。

“我们此刻的心情，跟上次失去约翰·肯尼迪总统以及《华盛顿邮报》老板凯瑟琳·格雷厄姆时是一样的。”萨莉·奎因在博客中写道。她曾是《华盛顿邮报》记者，目前是华盛顿乔治敦社交界的知名女性，其丈夫是《华盛顿邮报》著名的前主编本杰明·布拉德利。

萨莉很悲痛。但她看上去容光焕发，她都是快70岁的人了。她丈夫本·布拉德利也同样容光焕发，甚至更精神（毕竟他快90岁了）。本满头银发，自嘲是约翰·肯尼迪总统最好的朋友，他百年之后的追思会也会如此气派吗？上帝知道，他是有资格享受这份殊荣的，当然，希望这一天越晚到来越好。在他们那代人中，本是华盛顿最棒的记

者，然而，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和总统的亲密关系。他出色地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他利用过我吗？他当然利用过我，”在1975年的一次访谈节目中，本这样谈起肯尼迪总统，“我利用过他吗？我当然利用过他。难道这就是华盛顿的游戏规则吗？当然是了。”本杰明·布拉德利就是玩这种游戏的代表人物，他就是俱乐部。

蒂姆·拉瑟特是这座城的“市长”。他是一位很棒的记者——不是指他写文章、做节目、报道新闻、揭发丑闻，而是指他是家喻户晓的电视名嘴，敢于向大人物提出“难以回答但有水平的问题”，他提问的方式非常有特点，很有攻击性，是那种能提高收视率的方式。如果你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政治人物，被邀请上他的节目是你获得认可的起点，是成功的标志。“堪比获封骑士称号，”这是本对上拉瑟特节目这件事的评价，“一夜之间，你在这个阶层的排名就会骤升。”当节目播出后，人人都会给你的表现打分。

拉瑟特的名气很大，盖过许多他采访过的名人。在华盛顿待上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所有人共有的特征是名气。你就是一件商品，电视上的某个人，有自己的经纪人和首席幕僚，（现在甚至连切尔西·克林顿都有自己的首席幕僚！）你开始把“影响”当成动词使用。

过不了多久，所有人之间的差别将会模糊——记者、民主党人、共和党人、超级律师、超级说客、超级职员、超级委员会、戴维·格根（美国政治评论家、曾任总统顾问）之辈、唐娜·布拉齐尔（政治分析家、曾任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之流、在脸谱社交网站上说自己下午2点20分将上头条新闻的失意者等。他们交织在一起，让人想起第十九街上大名鼎鼎的“棕榈树”牛排馆，该餐馆墙上贴满了华盛顿名流西装革履赴宴的照片和这些人的漫画。你在华盛顿待久了，运气好的话，总会捞到与名流合影的机会，然后就可以把合影挂在办公室“我的影墙”（Me Wall）上炫耀一番。

是的，拉瑟特是这座城的“市长”。当然，真实的华盛顿有位民选的市长：一个负责处理城市问题的黑人。但那是指人们居住的城市，这座城有人（18.7%的居民）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拖累了这座城，使得这座城的人均年收入仅有71 011美元——该数字虽然高于美国任何一个州，但比起出席拉瑟特葬礼的绝大部分来宾的收入低多了。华盛顿是一座“真实的城市”，而“这座城”是一种归属感，一种地位身份，一种商品。

拉瑟特无处不在，他的脸庞占据了整个屏幕，好像此刻就在你面前。不管是在华盛顿的里根国家机场，还是在收费演讲结束后，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受人追捧。演讲中，像政客一样，他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已经讲过的笑话和故事。那些没有资格上《与新闻

界对话》节目的议员们会尾随他到厕所里，为的是给他留下魅力十足而又亲切随和的印象。与他素不相识的人也会主动搭讪，给拉瑟特讲他们在布法罗的表亲的故事，赞美他使得“国家领导人对人民负责”，赞美他活得如此率真，毕竟华盛顿总得有人“率真”才行。有的粉丝还会让他给总统捎信，好像这座城的所有人都聚居在一起，分享着租金昂贵的集体宿舍，会因房租扯皮，会分享鲍勃·多尔的花生酱。

拉瑟特具备令人艳羡的这座城大佬的所有品质，不容小觑。他每时每刻看上去都很开心、很精神，并且非常自信。为什么不呢？他有迷人的个性，简直就是完美男人的化身，活力四射而又庄重沉稳。拉瑟特在“棕榈树”牛排馆总有预留的好桌位，喝的是瓶装的“滚石”啤酒，吃的是美味佳肴。他吃牛排的方式非常爷们儿，从不撒任何调料。他曾是刘易斯·利比案件中的证人。他观看华盛顿国民棒球队的比赛时总有好座位，中场休息时球迷会请他在球票上签名，也许该球票别人刚刚也签过名，比如詹姆斯·卡维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著名主持人）、鲍勃·希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主持人），他们都在同一张票上签名——就像华盛顿版的1952年曼特尔棒球卡。

当然，拉瑟特有许多朋友，他都用心经营，像政客那样注重交往姿态。他会亲手写慰问卡和感谢卡，给朋友的新生儿送上温馨的婴儿枕头，上面还绣着婴儿的名字。每年他都会去观看棒球联赛的春训，并给《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E·J·迪翁的儿子带回棒球明星贾森·詹比的亲笔签名。这些都是经典的拉瑟特方式。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勒的父亲去世后，拉瑟特给他的遗孀送去了印有《与新闻界对话》标志的T恤衫、帽子和夹克。多年以后，人们还在南达科他州的阿伯丁看见达施勒夫人穿着这些服饰外出。

过去这些年，我总共和拉瑟特交谈过六七次，话题通常是体育和政治。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2008年2月在克利夫兰市举行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辩论会上，拉瑟特担任辩论主持人。我碰见他时，他刚在丽思卡尔顿酒店的健身房运动完，正穿过酒店大堂。他穿着长袖运动衫、长款运动裤、黑色平底便鞋、无跟圆筒长袜。电视台发言人说，不准报道“市长”的装束。然而后来我在给《纽约时报杂志》撰文时，还是（免费）宣传了他的这身装束。

我在写稿前，先致电拉瑟特，提前向他“吹风”，表明我的写稿意图。在华盛顿没有什么比提前吹风更重要的了，目的是避免出现不知情的尴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游说行业得以生存且持续繁荣的前提逻辑不是影响政府行为，而是把即将发生

的事情提前透露给“愿意出大价钱的客户”，当然这取决于他们是否每月支付了5万美元的咨询费。

于是，我致电“市长”，告诉他我不能遵守发言人不准报道市长装束的规定。他听后哈哈大笑，笑声震耳欲聋，我只好把听筒从耳边移开。“帮我一个忙吧，”他说，“就说当时我穿的鞋是橡胶底的，好吗？”

他又笑了，我们简短地交谈了一会儿，聊起这座城，聊起好多人都对自己在权势排行榜上的位置很关心。对排名的关注绝不仅仅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华盛顿对排名的关注由来已久。然而这个时代是新媒体的盛宴，充斥着对新闻的再演绎、政治渔利和明星效应，这些都加剧了这座城与生俱来的虚荣。

“要是你太在意这些事，会把自己给逼疯的。”“市长”如是说，言辞间充满自信，像是一个踩在猪粪堆上的人因为自己穿了鞋子而感到庆幸。

然而，3个月之后，大家都在问：“你知道蒂姆·拉瑟特已经去世的消息了吗？”